

# 名人早年軼事

## 陳誠的恩怨情仇（上）

● 王健

雖然故副總統陳誠在泰山的墳因種種原因被子孫遷移了，但他的遺愛很多，老百姓仍喊他「陳誠伯」，對他永誌不忘！

陳誠有一個不願人知的小秘密，來台後，仍舊喜歡算命看相批八字，中外雜誌就報導過他請浦薛鳳代為批八字的故事，致於陳誠輕車簡從到仇慶雲處去摸骨，更是早年傳為奇談的閒話。

筆者一九九六年在北京遇見一位杜老先生，他對陳誠早年瞭解頗多，娓娓道來，引人入勝，回台後檢查資料，亦極吻合。以陳誠總縮兵符，任何決定都影響國家命運，如何會信任玄學呢？經過那一席談話，知道是與他早年遭遇有關，如果沒有杜金壽的鐵口直斷，不可能青田會有一位名聞中外的陳誠修，這不是怪事嗎？

### 毓秀鍾靈青田英才

陳誠字辭修，別號石叟，清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年元月四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縣高

市的一個鄉村教師的家中，父親陳希文是滿清時的秀才，後來又畢業在杭州初級師範學校，民國初年在縣高等小學擔任過校長，母親洪氏是標準的賢妻良母，陳誠還有一位姐姐，陳誠早年叫陳辭修，下面還有正修、勉修兩位弟弟，全家半耕半讀，克勤克儉渡日。

青田根據縣誌，唐代就設了縣，在明清屬於處州府，在富饒的江浙，處州是屬於極窮苦的地方，浙南有句俗諺，「處州十縣九無城」，意思是說處州各縣是沒有財力來修縣城，而青田又是處州中最窮的一縣，青田故然是山青水秀、山含淡翠、雲薄西嶺，但當時還沒有觀光這個名詞，就是有人旅遊，也會去雁蕩山，到甌江中州一帶，參觀一下江心寺，憑弔一下文天祥祠，也沒人到青田去看石頭山的，縣裡農業不發展，賴以維生是鑿石做石匠，其中又分粗雕和細雕，這種傳統的石頭藝術品變成青田的最大輸出，陳誠四十五歲以後就自號石叟，可以說不忘本

，懷念窮苦的家鄉。

陳誠九歲在三叔公陳一鵬辦的養正小學就讀，民國二年到鄰縣麗水，考入省立第十中學校，在校的同學回憶，陳誠生得很矮小，不多說話，身手矯健，十分靈活，譬如在牆邊倒立蜻蜓，在同一班同學中能做得又快又標準的，祇有陳辭修一人而已！

### 杜金壽慧眼識英雄

在浙江省立一中讀了一年，為了撙節家庭開支，他轉入省立麗水師範學校，這學校有一位老師杜金壽會望氣，也會看相批八字，杜金壽東望青田縣，總覺得鬱鬱蒼蒼，應該在當代會出一位人物，在相書上遍察全校學生，唯有陳誠雖然五短身材，在相上看自眉以下貴不可言，而且將來權勢很重，杜金壽再細看陳誠的八字，來一個「命相合參」，發現所見不差，他講故事般的告訴了同事吳光斗，這位吳光斗是麗水的首富，到是有心人，他的兒子吳潤玉正好和陳誠同校同班

，吳光斗就叫自己兒子和陳誠多接近。並且帶回家來自己再加考核，不久陳誠和吳潤玉變成好朋友，陳誠假日就住在吳家，變成了通家之好，不但和吳潤玉的父母很熟，也認識了吳潤玉的妹妹吳舜蓮。吳家闔家對陳誠都有好感：「做事認真、讀書用功、沒有任何不良嗜好」。唯一的缺點是比較瘦小，吳潤玉的妹妹舜蓮。因為家境好，舒服慣了，她也壓制了若干個性，陳誠和吳舜蓮漸漸有了感情，這時到了民國五年，吳家主動找媒人到青田陳家去提親，在陳家來說這是天上下掉下來的喜事，自然是求之不得，絕無不准之理，那時陳誠十八歲，吳舜蓮十六歲，兩人在陳家結了婚，而且陳誠在師範學校也畢業了！

因為杜金壽早年向吳光斗提說過陳誠的命相貴不可言，所以這次婚事兩造的八字並沒有請他來參合，僅僅在婚禮上請他喝一杯喜酒，因為深怕杜金壽笑他想找乘龍快婿。

陳誠是又瘦又矮，吳舜蓮又胖又白，在一起似乎是不太配合，婚後沒有多久，吳舜蓮感到陳家太貧，一切都太束縛，經常藉故回娘家，好在陳母洪氏是老實人，所以尚能相安無事。

岳父吳光斗對陳誠很好，省師畢業不過是擔任小學教員，如能在杭州體育專科學校畢業，找工作比較容易得多，因為這時中小學都有體育課程，要會操場喊操，並且還要

會器械操。岳父吳光斗爲了陳誠的前途也願意資助他一年的學費，於是陳誠到杭州報考，因為學術兩科成績均爲優等，所以很高名次就入學了！

### 棄文從軍改變一生

杭州體專一年畢業，又回到青田，吳舜蓮藉故身體不好，根本就沒到陳家，陳誠到娘家來接，吳舜蓮引發出了刁蠻個性，大哭大叫，又吵又鬧，指責陳家太窮太苦，百般不是，當時古老習俗，娶妻是幫助做家事，侍奉公婆，吳舜蓮賴在娘家不回去，陳誠根本就無法對家中交代，初期好言相勸，吳舜蓮不聽，最後雙方撕破臉大吵一架，仍然不得結果，陳誠在百般無奈之下，在青田找了一所小學擔任體育主任，賺一點錢來貼補家用。

民國六（一九一七）年底，陳誠的內兄吳潤玉特別到青田陳家來看姻伯陳希文，意思是過年請陳誠到麗水吳家拜年，可以把他妹妹接回來，以彌補這段情感上的傷痕。

人去了，吳舜蓮過年後又託言病了，正在找醫生看病，無法回到青田，陳誠苦惱極了，想起從前的省師老師杜金壽，去拜個年問問將來前程，於是帶了一份年禮，到了杜家，拜完年後，杜金壽老師叫陳誠坐下，仔細看了半天，輕輕的笑了！

「辭修，最近很苦惱是不是，你馬上就會『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』到上海去走走，

你的面相應該是文職轉武職，驛馬星動了，快去，其他煩心事放在一邊！」

最後杜金壽叫他兒子拿了六十塊銀元做爲致贈的旅費，陳誠推卻再三，最後也就收下了！

辭別了岳父，到青田稟告了父母，到了上海，說也真巧，正趕上保定軍校八期招考學生，這次保定軍校入學的資格是普通中學高中畢業，而陳誠是杭州體專畢業，自然是沒有問題，陳誠在師範時功課就很好，所以應試可以說是游刃有餘，上海初試上榜後，民國七（一九一八）年七月，有三千多名學生到北京陸軍部主持八期入學的覆試，錄取了八百多人，陳誠錄取後分發到部隊接受九個月的新兵入伍教育。

民國八（一九一九）年六月回到保定軍校接受分科教育，保定軍校八期各科分配是這樣的：

- 步兵科四隊。
- 炮兵科兩隊。
- 騎、工、輜科各一隊。

通常學炮兵科是身材高大，數學比較好的，陳誠身材雖然矮小，但是他學術科表現優良，就分到炮二隊，同隊還有劉翰東、黃永安、許國柱、宋肯堂、張文靖等同學。

在炮二隊受訓時陳誠表現更爲突出，因爲陳誠在杭州體專一年中專練口令與器械操，所以木馬、單雙槓，都是同學們的示範人員，在學校時，炮兵大隊副大隊鄧演達對陳

誠就另眼看待，民國十（一九二一）年畢業時，直系新勝之餘，對於保定畢業學生根本不予重視，浙江還是皖系勢力範圍，陳誠就明令分發回浙江省軍見習！

到了杭州，正好杜金壽老師的兒子杜偉（號志遠）在省軍第二師第三旅擔任少校副官，故人相逢，格外親切，經過杜偉的幫忙，陳誠被派職駐在紹興第三旅第五團第三營任見習官，半年後補實為步兵排長。

省軍待遇很低，一個少尉排長一月九塊錢，陳誠家境非常困難，兩個弟弟都在上學，每月都要寄上三、五元，其餘自己留著零用，至於妻子吳舜蓮那方面，自然沒有力量支援了！

吳舜蓮長期住在娘家，見到妯娌親戚間若千眉高眼低的臉色，冷嘲熱諷的言語，吳舜蓮心情高傲，女孩子心裡想不開，又無人隨時開導，精神漸漸有些不正常，至於陳誠在省軍的環境也非常不如意，軍官生活腐化，吃喝嫖妓，賭博吸毒，沒錢就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，在這兩年排長任內陳誠是落落寡歡、卓卓不群，最後總算升了一階中尉，但在那種惡劣的大環境裡陳誠實在待不下去，於是到杭州找杜偉，希望調到上級單位當參謀，好有更多的時間自修！

杜偉告訴陳誠：「父親杜金壽最近給陳誠細批了流年，大運即到，鴻圖將展，最利於南方，雖有災星，不足為患。」

陳誠心裡一動，砲二隊同學宋肯堂來信

告訴他，副大隊長鄧演達自德國考察回來，將任粵軍團長，閒談中一再提到陳誠，對他非常器重，陳誠在浙省軍待遇雖然不好，但每月準時可以領到薪水，轉寄堂上敬點孝心，如果「南走粵、北走胡」，那可是一切未卜，所以根本不作考量之內，但杜偉這麼一說，陳誠心思大動，好在都是自家人，把個人困難略略說了一些，杜偉取出四十塊銀元，希望他一半寄回青田老家做未來堂上甘旨，另一半做為赴滬旅費，致於在省軍請長假的事，杜偉拍胸脯，負責給他辦！

陳誠對這位師哥千恩萬謝，隨手寫了一個請長假的辭呈交給了杜偉，於是直驅上海，這一來改變了陳誠一生的命運。

### 南走廣東又逢早春

民國十（一九二二）年十月，陳誠到了上海，去謁見老師鄧演達。

鄧演達剛由德國考察陸軍返國，這時正值卅歲，身材修長，穿一身薄呢軍裝，足穿長筒馬靴，一舉一動，顯出青春活力，陳誠見到心儀已久的老師，不由自臉上現出仰慕之情，鄧演達看到自己喜歡的學生能夠棄職前來追隨，自然也無限欣慰，原來鄧演達奉了孫中山之命到上海來招募下級軍事幹部與士兵，陳誠的投效可以說是得力的幫手，馬上下條子以上尉任用，為了避免浙軍的糾纏，改陳辭修為陳誠，負責辦理一般的事務，一個月中，將所召到的人，陸續送到廣州，

到了十一月初，結束招募任務，回到廣州粵軍。

鄧演達在粵軍第一師任上校團長，派陳誠為上尉步兵連長，並負責團部警衛任務，可以說是團長鄧演達的心腹，當時每月有廿四塊大洋，經濟上也比較寬裕，在團裡，副團長嚴重不但學術兩課極為優良，而其私生活的清廉和刻苦，更為陳誠所尊敬，而嚴重對陳誠主動勤練士兵的作風，也極為青睞，所以陳誠幹得十分賣力。

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）年三月廿日，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沈鴻英為廣東軍務督理，沈鴻英是屬於陸榮廷的桂系，首先電請孫中山離開廣東，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得滇桂軍之助，使陳炯明敗走東江，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廣州農林試驗場，沒想到不過兩月，肘腋生變，許崇智的粵軍為「保孫」而與沈鴻英開戰，沈軍有方本仁的部隊助戰，在肇慶和粵軍遭遇後，一路節節敗退，分水陸兩路退向廣西，鄧演達在粵軍是第一線團，鄧本人是身先士卒，陳誠這一連在那半年的訓練的確不同凡響，變成鄧演達袖中的老虎，在肇慶和馮葆初作戰，那裡有問題只要陳誠的部隊一到問題就解決，陳誠本身是炮兵，但在那時卻擔任步兵，而且是第一次參加實戰，在戰場上陳誠機敏、冷靜與果敢的特色充分顯示出來，但不幸的是在第一次行動中胸部被敵人子彈擦傷，當時的急救藥不過是碘酒紅藥水，陳誠是負傷不退，裹傷再

戰，等三月下旬戰爭結束時，陳誠的傷口發炎，不得已把連務交給副連長同學羅卓英，自己到醫院去養傷。

人有不幸遭遇時會接踵而來，陳誠忽然接到由團裡轉來的急電，父親陳希文去世了，陳誠和父親是有很深厚的感情，父親臨終都沒能見到最後一面，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，陳誠裏傷扶杖回到團裡，見到團長鄧演達，鄧團長十分同情並加以慰勉，陳誠非常感謝，鄧演達送了兩佰元的贖儀，陳誠就請假搭船回家鄉去料理喪事。

### 同床異夢陳誠休妻

陳誠到了青田高市自己的家中，內兄吳潤玉早已幫忙出錢出力料理喪事，但身為長媳的吳舜蓮仍在麗水娘家未歸，託辭仍是有病，好像希望陳誠到麗水去接才能回來，陳誠回到家鄉，除了拜見母親，就要以長子身分料理喪事，對於太太也無法搭理了！

等到送葬的前一天，由岳父吳光斗帶了吳舜蓮回來了，陳誠對岳父與內兄極為感激，但是對出身富家小姐的太太就極不諒解，陳誠是直性漢子，喜怒行之於色，當天晚上和吳舜蓮同房，吳舜蓮不管白天陳誠對她如何，那是給別人看的，兩人分手那麼久，晚上回到房間，自然會千般恩愛，萬種輕柔，沒想到陳誠因身上帶著傷，自己一身疲憊，一肚子的氣，連吳舜蓮看都沒看一眼，面對牆就睡了！

吳舜蓮耳聽得陳誠的睡熟的鼾聲，自己一邊飲泣，一邊深思，吳舜蓮在娘家也不如人意，千辛萬苦希望良人回來，沒想連一句話都沒說就睡了，自己前途茫茫無所倚靠，思前想後不知所終，於是點了油燈，坐起來，看到身邊的針線簸箕，裡面有一把利剪，對準喉頭就是一刺，「哎喲」一聲就倒在血泊之中！

這一聲陳誠驚醒過來，手忙腳亂趕緊送到青田醫院急救，幸好沒有刺中要害，但陳誠身上僅有貳佰多塊錢，又要救人又要辦喪事，真是捉襟見肘，幸好內兄吳潤玉出錢又出力，多加寬慰，總算辦理下來。

這時陳誠面對現實環境，加以深思，廣東粵軍鄧演達、嚴重都希望他早日回去，雖然連長已由同學羅卓英接了，自然會另有任用，不必顧慮，但陳誠面臨的問題是母老、家貧、妻嬌，再去廣東革命，青田的家裡就要革命了，「人窮志短」，在浙江家鄉附近想辦法屈就吧！

寫信給老學長杜偉，回信才知道杜家花了一筆大錢以及在省軍中的關係，發表了寧波警察局長，這是浙江警察界中第一肥缺，主要是管港口，自然有極大的好處，以陳誠與老師杜金壽和杜偉的關係，稍稍表示一下，以杜偉當時的局面，和陳誠與他們的舊誼，應該是主動邀約，以表示彼此的情感，這是當時的官場文化！陳誠此次去函道賀，覆又請託謀職，自以為一定如願以償的！不想

信到了杜偉的手中，杜金壽也正好在寧波，一看了陳誠的謀職信，杜金壽就告訴他兒子：

「你這寧波警察局長在流年上看來，最多幹上一年，那陳辭修回到南方，再有一年，要大發的，你不要影響他的錦繡前程！」杜偉為人是個馬虎人，以為和陳誠關係不同，覆信就說來年即將大發，不必到局謀事，寥寥數語，看得陳誠一肚子的氣。

吳潤玉看到妹夫陳誠每天長吁短嘆，再加上夫妻不和，這樣下去可不得了，「青田」出了一位杭州省警察廳長夏超，由他父親吳光斗出面找了一位和夏超關係很深的人，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推薦信，推薦陳誠是保定軍校八期畢業，又在省軍擔任少中尉排長兩年，如何能幹，如能任職，必將浸以大用！

陳誠拿著這封信風塵僕僕到了杭州，一進湧金門就萬感交集，本想南下封侯，開拓一番事業，沒想爲了現實又在杭州和伍子胥一樣「吹簫乞食」，到了警察廳，將信呈上，經上面交代，在旅館候傳。

在城裡找了一間小旅館等候傳見，夏超因爲陳誠是浙軍的初級軍官，就派人到省軍司令部去查他的人事資料，原來陳誠離開省軍所寫的請長假書，被杜偉給丟掉了，陳誠在省軍的記錄是「棄職潛逃」，投向「革命」，但是礙於介紹人的情面，到旅館傳見陳誠，夏超平時喜歡的幹部條件一定要長得體

面，「白」、「胖」、「高」三大原則，等見到陳誠是「黑」、「瘦」、「矮」，又是棄職搞革命的，於是先入為主，十分不喜，連正眼都沒看，就「端茶」送客，師爺傳話：「請回家候消息吧！」

回到青田家中，等了半個月，由岳家傳來消息，說陳誠如何在省軍潛逃，又為何到廣東去搞殺頭的革命，弄不好會牽連親戚，這話吳舜蓮每天「又哭又說」、「又說又哭」，好像陳誠是個「敗家子」、「倒霉鬼」，誰沾了他就會倒一輩子「霉」，陳誠本來個性倔強，在失意痛苦時，枕邊人應該加以寬慰解釋，沒想到吳舜蓮藉題發揮，沒完沒了，這時陳誠倒冷靜下來，寫一封信給內兄吳潤玉，請他把吳舜蓮接回麗水娘家小住，這時鄧演達和嚴重的信一再催促陳誠回營，於是陳誠決心回廣州去搞「殺頭的革命」，寫了一封信給岳父吳光斗，表示不要影響吳家，自今以後，到廣東革命，和吳舜蓮的婚事從此一筆勾消，真可說是「陳誠休妻」，對他有過重恩的杜家也是一千個不諒解，假如說陳誠一生的最大缺點，就是「氣度不夠恢宏」；「恩怨過於分明」。

### 陳炯明倒戈風雲變

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年）年九月，陳誠風塵僕僕到了廣東粵軍第一師，鄧演達並沒有責怪去職半年的愛徒，馬上下手諭，發表陳誠為第三營少校營長，這種升職又升官的事

在部隊中並不多見，原因是驅沈戰爭中陳誠表現太出色了，而且負傷不退，所以以外鄉人有團長的支持下大家自然無話可說，陳誠到營報到以後，局面更大了，羅卓英調任營裡第七連連長，粵軍的規矩是營附兼第七連連長，陳、羅的合作，自此肇始。

陳誠感激之餘，加強訓練全營的官兵，在訓練方面的確出人頭地。

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，身為孫中山先生的保鏢陳炯明居然倒戈叛變，砲擊觀音山，準備置孫中山於死地，根據李宗仁描述陳炯明：「身材魁梧、儀表非凡，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，和人談話時，總是不正眼看人，遠遠的目光斜視，殊欠正派。」

民國十一年以前，陳炯明在廣東喧赫一時，位居粵軍總司令，最高統兵十萬，以革命為號召，敢作敢為，做人廉潔，可惜以文人率軍，作戰非其所長，而且氣量偏狹，重要幹部一定是粵籍，如係外省人，縱有通天本領，亦最後必受排擠，蔣中正早年在陳幕亦是如此，可見他不識人不容物的個性，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年）年六月的突起叛變，孫中山倉惶出走珠海島，先上楚豫艦，再轉永豐艦，而蔣中正聞訊自寧波專程赴難，這四十天的生死與共，換來孫中山對蔣中正的極端信任。

此一親近部屬的叛變，使孫中山痛切檢討革命失敗的主因，感到革命行動如果沒有軍隊來支撐，一切徒然空談，必須建立一個

有中心思想，訓練有素的革命武力！

孫、陳失和，為國民黨一次重大內鬨，此失和之主因乃係政見不同，而非意氣用事，當時陳炯明地位在國民黨內是「實力派」，而孫中山矢志北伐，可云是孤注一擲，勝負早已預卜，他但問耕耘，不計成敗，這份雄偉氣魄，任何人無與爭橫，陳炯明正好與之相反，這時西南各省均有聯省自治之說極多，尤以湖南為嚆矢，陳炯明認為孫中山的北伐是空砲，而以兩粵的精華做孤注一擲，倒不如確實整頓兩廣，待實力堅強，俟機進兵北上。

以當時中國在列強分持之下，此種見解，到不失為穩健之策，陳炯明反孫後，北方知識份子如胡適，公開同情陳炯明，甚至說是陳炯明革了孫中山的命。

### 創辦黃埔一大功臣

陳炯明的錯誤和張學良一樣，他為人做事的方式，身為革命黨員，受領袖重託，攬軍政大權於一身，為上官之計確不可行，他大可慨切陳詞，留函為証，力辯此謀欠當，如上級不採納，大可遠行，潔身而退，以示高蹈，而陳炯明口是心非，到了最後關頭，竟唆使部屬叛孫，此點，實為當時各界所不諒解。

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年）年十一月，蔣中正赴蘇聯考察軍事，蘇聯在這段時間，北方支持馮玉祥，南方支持孫中山，蘇聯這時的支持

政策：「對馮是軍事重於政治」、「對孫是政治重於軍事」！

民國十三（一九二四）年元月，由孫中山主持全盤蘇聯共黨式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，根據蔣中正正在蘇聯考察的結論：「決定籌辦國民黨的陸軍軍官學校，造就革命軍事幹部，北伐一切從頭做起」。

中山先生接受粵軍軍長許崇智的推薦：「以鄧演達是優秀革命人才，委為軍校籌辦委員七位招生委員之一」。

籌校委員會委員長是蔣中正，因不滿籌辦學校是「人財兩缺」，財務是管財經的廖仲愷委託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回南洋募款，沒錢就無法找人，無日不是開會就說些空話，蔣中正一氣之下，回寧波渡假去也，根本不幹了！寫了一份發牢騷的辭呈！

真正籌辦學校主要負責任勞任怨的是廖仲愷，找幾個錢幹多少事！

真正籌備事務的負責人是王柏齡與鄧演達。王柏齡是揚州人，日本士官十期畢業，好高騖遠，但肯授權，這位實幹肯幹的廣東人鄧演達認真的籌辦起軍校來，他曾自費考察德國軍事，把許多心得都注入這所新興的學校。這時國勢如麻，國內軍事學校和訓練班也有百所以上，僅廣州一隅，粵、滇、桂、湘軍都各有一所軍官學校。

陳璧君由南洋回來，帶來了四十五萬大洋，軍校自此有了生機，孫中山委託粵軍軍長許崇智到寧波溪口請回蔣中正。

鄧演達放棄了帶兵官團長，為了革命理想，自請降階為中校，帶來了副團長嚴重，營長陳誠，目的真是革命。

蔣中正這兩個多月不在校，王柏齡這位留日前輩是說得多、做得少，真正由學校編制開始，一手包辦的是鄧演達，而得力的助手是嚴重和陳誠。鄧演達參考這一年在德國參考德國慕尼黑黑軍校的編組，和小站練兵以來，包括保定軍校在內，編制大不相同，主要是省錢，所以人事上非常精簡。

黨辦軍校包括總理在內軍官佐屬四十八員。校本部包括校長，三位黨代表，一位外交秘書。

教練部主任李濟琛，副主任鄧演達，總教官是何應欽，八位戰術教官，包括降為少校的嚴重。

政治部主任戴傳賢，副主任邵元冲、周恩來。

教授部主任王柏齡，另外有兵器，地形教官五人。

軍需部主任周駿彥，副主任俞飛鵬。管理部副主任陳適、副官黃曉滄。

教練部還有一位特別官佐，專替副主任鄧演達辦事的是陳誠，教練部另外包括有學生總隊總隊長沈應時少校，上尉隊長，中尉區隊長等各隊職官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 
之四十八

# 六十年落花夢

喬家才 著

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

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六十年落花夢、黃埔清黨辯誣、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、武士敏將軍之死、為鄭介民辯誣、徐永昌的傳奇、七七事變回憶、是誰害死戴笠？「情婦」謊言、感懷何應欽老師、感念蔣經國、選禍話當年（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）、戴笠傳的風波、想當年在敵後，黃埔歷險記、再談戴笠、毛人鳳殺杜長城、念故人哀兆槐、情報珍聞、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。卅二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叁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、立即寄書。



王健：「陳誠的恩怨情仇」插圖（文見 54 頁）

①陳誠 1918 年在杭州省立體專畢業時的照相。

② 1931 年任國軍十一師師長時的陳誠。

③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陳誠任中國第六戰區司令長官。

④任參謀總長時的陳誠。





① 一九三二年陳誠（中持指揮刀者）在江西剿共勝利時與官兵們合影。  
② 陳誠（右）早年與夫人譚祥女士（左）合影。







①

① 民國21年元旦陳誠將軍（後左三）與譚行政院長延闈女公子譚祥女士（前坐）結婚時留影。  
 ② 民國42年陳誠（前右二）任行政院長時與家人合影。



②